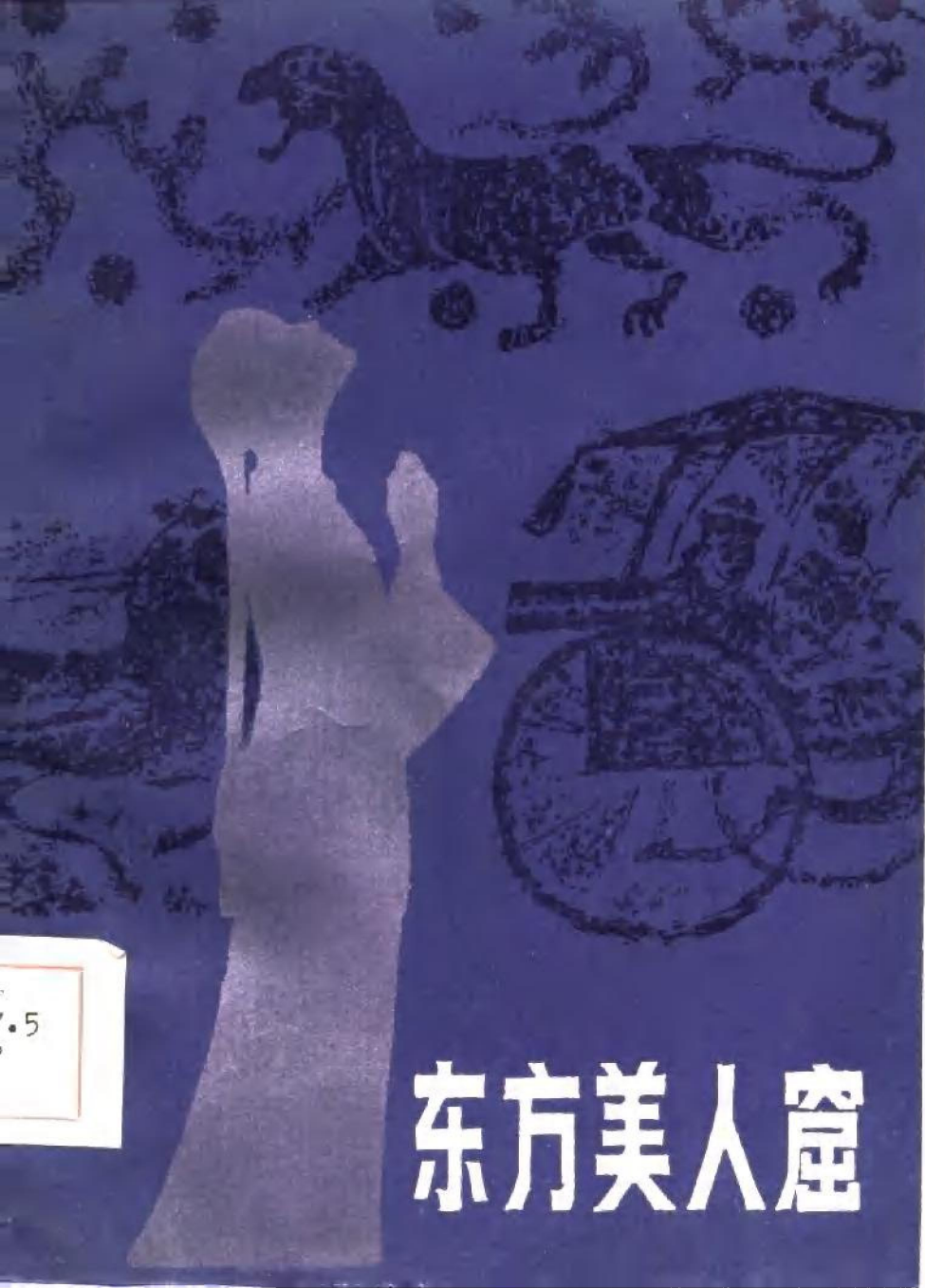




东方美人窟



东方美人窟

邱 刃 黄河文艺出版社

东 方 美 人 窟

邛 刃 著

黄 河 文 艺 出 版 社 出 版

(郑 州 市 西 里 路 94 号)

河 南 省 安 阳 市 印 刷 厂 印 刷 河 南 省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787×1092毫米32开本7.375印张158千字

1985年12月第1版 1985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30,600册

统一书号：10385·10 定价1.15元

87
I247.5
1952

5K32128

3

目 次

东方美人窟	(1)
玉碎花残	(62)
乱世黄金案	(119)



B

282736

东方美人窟

第一回 慕容府忽失妙龄女

清朝光绪年间，江南有座古城，名叫昭州。这昭州城东门外，有一座不大的庄园，浅灰色围墙的门楣上，用隶书塑着“烟园”二字。庄园的主人复姓慕容，单名一个均字。他为人豪爽，秉性正直，乐善好施，颇具侠肠。加之医术高明，武功精湛，因此在昭州一带颇有声望。

这慕容均自成婚后，夫妻俩相敬如宾，只是膝下无儿，心中忧郁。不想中年忽得一女，夫妻俩真好比三更捡到夜明珠，九天飞来金凤凰，喜不自禁。见小囡长得伶俐活泼，乖巧可爱，便取名楚楚。这楚楚天生聪颖，勤奋好学，女儿针线，无一不精，琴棋书画，无一不晓。十六岁时，已显得风神俊逸，成为昭州首屈一指的绝色美女。哪知就在这时，她突然得了一种怪病：要呕不呕，要泻不泻，四肢麻木，口不能言。慕容均本是当地名医，但用尽各种方子，仍未能将女儿的病治好。眼看楚楚病势一天天沉重，夫妻二人心急如焚，一筹莫展。正在危难之际，管家何老二从城里回来，对

他们说：“老爷，夫人，小姐的病有救了！小姐患的病是一种瘟疫，城里患这种病的人很多。现在英国传教士办的福音堂，专门为百姓治这种病，已有不少人得救了。老爷何不送小姐到那里去诊治？”

慕容均听罢，半晌沉吟不语。他对洋人素来不抱好感，现在又怎好开口向洋人去求医赐药？但经不住夫人的啼哭哀求，何老二的苦苦劝说，也不忍心眼睁睁看着爱女如此下去，便长叹一声，点头应允了。

慕容夫人忙命何老二驾车，自己亲送女儿到福音堂去治病。一到教堂门口，只见那里已挤满了求医的人群，哭泣声、嗟叹声交织一片，令人心酸。很久，才从教堂的大门口走出一个黄头发、蓝眼睛、苍白脸、高鼻子的洋人，他就是教堂的神父蒙巴托夫。在他的身后，跟着几名穿白衣服的洋医生。这蒙巴托夫一见楚楚，一双蓝色的眼睛便直勾勾地转不动了：面前这位患病的少女，是何等摄人魂魄！他傻愣愣地呆着，直到慕容夫人问话时才把他惊醒过来，他装模作样地说道：“可惜呀可惜！罪恶的魔瘴已侵入了这位小姐的躯体，她的灵魂需要仁慈的上帝来拯救！”慕容夫人哀求道：“只要上帝真能救我的孩子，我愿意终生成为上帝忠实的奴仆。”蒙巴托夫高兴地说：“好，很好。仁慈的上帝接受你这颗虔诚的心。”说罢，吩咐洋医生赐给了慕容楚楚药物“圣水”，又问明了姓名、住址，这才让他们离开教堂。楚楚服了福音堂的药水后，果然病情痊愈。慕容夫人为感谢“仁慈”的上帝，于是不失前诺，加入了耶稣教，成了福音堂虔诚的教徒。每次教堂作礼拜，她总要将楚楚带去，听神父宣讲教义，领受福音。有一次礼拜后，蒙巴托夫将慕容母

女留下，说是要单独向她们宣传教义。慕容夫人见神父一双眼睛不离楚楚，怕他不怀好意，便借故将楚楚先打发了回去。蒙巴托夫见没能留住楚楚，便把一腔欲火射向虽已徐娘半老，但风韵犹存的慕容夫人。可怜慕容夫人一生清白，竟遭到了洋教士的玷污。从教堂回来之后，慕容夫人好似痴了一般，她悔恨，她痛苦。但她无法开口，她不能把这天大的耻辱告诉亲人，不能让慕容家落个不好的名声。她觉得自己再也无脸活在这个世界上，当天夜里，就含恨吞金了。

这事发生得太突然了。慕容均隐隐约约察觉妻子的死似乎与那道貌岸然的神父有关，于是含悲忍痛料理了妻子的丧事，便到教堂去寻找蒙巴托夫。可是，这时蒙巴托夫已离开了昭州，远走武汉去了。教堂新来了个叫罗果夫的神父。慕容均满怀忧愤、疑虑，心中象压着一块大石头。他暗暗打探教堂的内幕，时时寻找报仇的机会。他恪守妻子临终前的遗言，不让楚楚再进教堂，甚至连烟园的大门也很少让她出去。

转眼已是夫人周年忌辰。清明这天早饭后，他叫来了佣人朱四，和蔼地说：“朱四，你是我们家的老伙计了，今天是清明，你送小姐到夫人坟地挂青，一定要多加小心，早去早回。”朱四连声答道：“是，小人一定尽心。”管家何老二也在一旁叮嘱：“朱四，不要好酒贪杯，误了正事。”朱四道：“我记住了。”

马车走后，直到晌午，女儿还未回家，慕容均不觉有点担心起来，便吩咐管家何老二到坟地去看看。何老二走后，他坐立不安，又踱到门外朝远处眺望。可是左等右等，始终不见马车的影子，慕容均急得头上冒汗，胸中上火。正在这

时，何老二步履匆匆地回来了，他神情惊慌，气急地说：

“坟地上空无一人，既不见马车，又不見小姐，主母的坟头也没有祭奠挂青的物品。”慕容均闻得此言，犹如晴天一声霹雳，半天说不出话来。何老二从旁说道：“老爷别急，我们再设法去找。”慕容均心想：“这昭州一带，我别无亲人，楚楚又会到哪里去呢？难道有人下了毒手不成？”又叹道：

“朱四怎么搞的，办事这样不牢！”何老二道：“现在朱四也下落不明，近来城里人贩子很多，专门拐骗妇女，这朱四爱喝爱赌，会不会将小姐拐卖了？”慕容均一听，怒道：

“难道这杂种真能干出这样缺德的事？”何老二道：“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呀。”慕容均也觉有理，当即吩咐家丁四处寻访，又派人禀告官府，请求捕捉拐卖人口的朱四。这样折腾了半天，直到黄昏，还是杳无音讯。

慕容均独自一人，伫立在夜色朦胧的青龙河边呆呆地出神。他想到自己的亲骨肉突然失踪，真好比万箭穿心！想到妻子更是心如刀绞！正在伤心之际，猛听得身后一声呼唤：

“爹！您怎么站在这里！”慕容均回过头来，泪光中，只见一位年轻英俊、神采潇洒的青年站在自己的面前。他怔怔地打量了片刻，猛地拉住那青年的手，惨然地叫了声：“如山！你可回来了！”说罢热泪夺眶而出，哽咽着说不出话来。

这位青年不是别人，正是慕容均未过门的女婿安如山。这安如山的父亲安国栋原是湘军旧将，与慕容均是莫逆之交。安如山十二岁时，父母因故双亡，慕容夫妇便将他接到家中抚养，视同亲骨肉，与慕容小姐指腹为婚的安如山就这样从小和楚楚一块攻读诗文，一块嬉戏玩耍，青梅竹马。

楚楚从小天资聪敏，学业比如山强。慕容均见安如山文才方面的秉赋差些，以为习文不如习武，便特意请了武术高手，传授他武艺，以后又送他进了省城里的武备学堂学习。谁知安如山进省城不久，楚楚就得了怪病，以后慕容夫人又含屈忍恨离开了人世，慕容均为了不耽误如山的学业，没让他回来。现在，安如山学业期满归来，要与女儿完婚了，可是楚楚突然失踪，他怎么对得起死去的妻子，又怎么向刚刚归来的女婿启齿呢？

安如山见岳父眼泪巴沙，一脸痛苦之状，情知家中发生了变故，便将他扶到家中，详细询问。慕容均便将楚楚失踪之事说了一遍，安如山一听，犹如三把尖刀心上插，一桶冰水顶上浇。正在这时，管家何老二回来了，他一见安如山，先是一惊，随后恭敬地问道：“安公子，你几时到家的？怎么不给个信让我们去接？”安如山道：“刚刚到家。小姐可有下落？”何老二道：“小姐尚无下落。官府已派出兵丁，四处捉拿朱四。只要抓到朱四，小姐的下落就有眉目了。”安如山问道：“朱四在城中可有什么亲戚、朋友？”何老二道：“他在城中没有什么亲戚，只有一些赌友。”安如山道：“他既有些赌友，何不去赌场中查问一下？”何老二道：“城中赌场甚多，一时怎么查得过来？”安如山道：“我们分头去查，不愁查不到蛛丝马迹。”说罢急急奔向城中而去。

第二回 银钩坊奇遇欧阳龙

安如山寻找到一家叫“银钩”的赌坊，只见里面桌椅东倒西歪，一张圆桌被砸得缺脚少腿，圆桌旁站着一个满脸络腮胡子的彪形大汉，朱四正发着抖立在他的面前。安如山一见，恨不得一步跨进去，将朱四抓了出来！但转念一想，不如先看看他们在搞些什么名堂？也许慕容楚楚就是他们劫走的？于是便隐身于黑暗之中，静静地观察着。只见那泥腿大汉指着朱四的鼻子吼道：“你过来！”这一声吼，恰似铜钟一样洪亮，只吓得朱四舌头发麻，腿肚子转筋。他一步一捱，战战兢兢走了几步，轻声说：“大王叫小子过来做什么？”那泥腿大汉喝道：“你有多少钱，统统给老子拿出来！”朱四喃喃道：“我……我没钱。”那泥腿大汉怒道：“没钱？没钱你进赌坊干嘛？你敢欺骗老子？”说罢，扬起那蒲扇般的大手，就要向朱四扇过去！朱四扑通一声跪倒，战战兢兢从身上摸了半天，好不容易才摸出仅有的两吊铜钱，说：“我的全部家当都在这里，大王若不嫌少，就都拿去吧……”那泥腿大汉骂道：“放屁！谁要你的臭钱？我以为你银子多得咬人呢，原来却只有这一点点！”朱四茫然不解，泥腿大汉厉声道：“这钱放在身上咬人吗？非要来玩这把戏吗？”朱四怔

了半晌，猛然醒悟，连连说：“小人该死，我再也不赌了！”那泥腿大汉呵呵笑道：“这还象句人话，还不快滚回去，留着钱娶老婆！”说罢，抓起酒葫芦就向门外走去。

安如山看得仔细，不由暗暗赞叹！他总觉得这泥腿大汉有些面熟，但一时又想不起在哪里见过。他有心结识这位豪侠，便连忙闪身进门，拦住那泥腿大汉，叫道：“壮士留步！”那大汉收住脚步，目光闪电般在安如山身上一扫，问道：“你是什么人？找我干什么？”安如山恭敬地说：“我本是为这朱四而来，想不到遇上壮士，深为壮士的侠义所佩服，敢求尊姓大名！”那泥腿大汉呵呵笑道：“少来奉承话，某家欧阳龙！”

安如山一听“欧阳龙”三字，猛地一惊，他久久地注视着面前的这个大汉，一下扑了过去，惊喜地叫了一声：“欧阳大叔！原来是你！”这泥腿大汉也被这突如其来的变化惊呆了。他一把抓住安如山的手，吼道：“你是谁？”安如山激动地说：“我就是安国栋的儿子安如山呀！”欧阳龙浑身一震，久久地盯着安如山的脸，一双大手微微颤抖，嘴角抽动了两下，终于一把抱住安如山，颤声叫道：“小山子！我……”一时泣不成声。

原来这欧阳龙十多年前曾在安国栋的湘军十一营当参将，两人可算刎颈之交。安如山小时，欧阳龙常常教他武艺，亲热地叫他“小山子”。后来，欧阳龙随安国栋北上，在保卫牛庄的战斗中，安国栋壮烈牺牲，欧阳龙身负重伤，奋死拚杀突出重围，逃回江南。他深恨洋人可恶，清廷腐败，便愤然参加了湖南的哥老会，成为一名小头目。后来哥老会起义失败，官府四处搜捕他，他便疾世如仇，浪荡江

湖。不想此时此地，叔侄见面，怎不叫他惊喜交集！

欧阳龙与安如山相认之际，可把晾在一边的朱四吓坏了！他先是见安公子突然出现，不由一惊，心想，安公子肯定是为楚楚而来，此番只怕自己性命难保了！后见安如山竟丢下自己，与这泥腿大汉攀亲说故起来，不由暗暗庆幸，只想趁机悄悄溜掉。但见安如山虽和欧阳龙谈话，一双眼睛却不时盯着自己，便一步也不敢动。正在这时，只听欧阳龙说道：“小山子，你找这小子干什么？”安如山便把慕容小姐失踪与朱四有关的事说了一遍。欧阳龙一听，气得虎须倒竖，豹眼圆睁，一把抓住朱四，喝道：“好小子！你干的好事！”扬起大手就要打。安如山连忙劝住，说道：“大叔，别性急，待我慢慢问他。”便转对朱四，历声道：“朱四！你放明白点，快把慕容小姐的下落讲出来，我饶你不死！如若吞吞吐吐，休怪我手下无情。”那朱四脸色煞白，只得说道：“公子饶命，我愿如实禀告。”接着便把慕容姑娘如何失踪的情况原原本本地讲了出来。

原来这天早上，朱四赶着马车送慕容楚楚到慕容夫人的坟地去挂青。马车驶到昭州东门口时，猛见杨柳巷口站着一个中年妇人在向他招手，口里甜甜地叫道：“朱四哥，停一停，我有句话和你说。”朱四一看，原来是如意米粉店的张寡妇。这朱四本来想老婆想得发癡，见张寡妇年轻守寡，早就垂涎三尺，现在这张寡妇居然这样甜甜地叫他“朱四哥”，眉眼中又是那样的脉脉含情，使他的骨头都酥了，便轻轻地吁了一声：“噢——”将马车停了。喜滋滋地问道：“嫂子，有什么事？”那张寡妇脸一红，轻轻地说：“这里不好讲，你到屋里来一下吧。”朱四一听此言，心中揣测：莫非这娘

们有什么心里话要向我讲？如果真是这样，那……不觉意马心猿，早把慕容老爷的叮嘱忘得一干二净。他纵身跳下车，对车厢里的慕容楚楚说：“小姐，你等一等，我马上就来！”不等慕容小姐答应，便跟着张寡妇进了杨柳巷。张寡妇将他让到屋内，又是倒茶，又是递烟：“四哥，你喝茶。”“四哥，你抽烟。”一句一个“四哥”，朱四喜得飘飘然，骨头也没有四两了。喝过茶，抽罢烟，朱四道：“嫂子，你到底有什么话就请快讲，我的车子还停在外面哩。”张寡妇微微一笑，飞过一个媚眼，嗔笑道：“急什么呀？又不是去相亲！”朱四说：“嫂子，你别逗我了，有什么话快说。”张寡妇叹了一口气：“唉，四哥，你为什么不成个家呀！”朱四说：“我这号人生成一世的光棍。”张寡妇道：“光棍？你这个光棍有什么用？瞎子的光棍知高识低，擀面的光棍知厚识薄，擂鼓的光棍知轻识重，撑船的光棍知深识浅。你这个光棍呀，是一个不知高低，不知厚薄，不知轻重，不知深浅的死光棍，傻光棍！人家对你……”朱四听她说出这句话来，心中一阵狂跳，只觉得脸发烧，喉咙发热，嘴巴皮发干，他嚅嚅地说道：“嫂子若是真有此心，我变牛变马都要娶了你！”张寡妇噗哧一笑，说：“我就等你这句话。……今天晚上，我等你……”朱四喜得眉眼都成了一线缝，连连说：“我一定来。”便离了张家，喜滋滋地奔出杨柳巷，忙找自己的马车，但街上空空如也，哪里还有马车的影子！直到中午，都没有找到马车。他深知慕容姑娘是老爷的命根子，自己如果这样回去，一条小命就要丧在慕容老爷的手里，吓得不敢回烟园，只好又奔张寡妇家来。可是张寡妇门口已上了一把大锁，人已不知去向。到了傍晚，满街都传说慕容姑娘失踪，

是他朱四拐跑了。又听说四下都有官兵捉拿他，吓得更加不敢露面。便悄悄溜到银钩赌坊，想在那里找个老赌友躲躲风声。谁知祸不单行，刚到银钩赌坊，就碰上了欧阳龙。至于慕容小姐到底是谁拐走了，搞到什么地方去了，他确是一点也不知道。

安如山听罢朱四的叙述，心中将信将疑，喝道：“你还敢编些鬼话来骗我？”朱四赌咒发誓：“若有半句假话，死无葬身之地！”安公子心中暗想：看来这张寡妇倒是个非常可疑的人。她为什么早不来，晚不来，偏偏在朱四送慕容小姐去挂青时，她就等在车门口了？为什么又恰巧在朱四到她家后，小姐的马车就失踪了？莫不是她与别人勾结，故意来个调虎离山之计，诓朱四下车，好让人趁机将慕容姑娘劫走？安如山越想越觉得有理，对朱四说：“你讲的是真是假，等我找到张寡妇就知道了。她家住在哪里？”朱四说：“就住在东门口杨柳巷内的那间青砖独屋，你进去一问就晓得了。”安如山对欧阳龙道：“大叔，这小子就请你押到烟园，交给慕容先生。我先到张寡妇家去一趟，回来再处置他。”欧阳龙说：“好，我将他送去后就来。”说罢，押着朱四直奔烟园。安如山返身进城，直朝杨柳巷而来。

第三回 张寡妇情调蓝教士

且说此时杨柳巷内，已经冷冷清清，家家户户都关门睡觉了，只有张寡妇那间青砖独屋里，尚有灯光。灯光下张寡妇正和一个男人相依而坐，饮酒言欢。那男的四十多岁年纪，一身传教士打扮，黑色的教衣面前挂着一枚闪亮的十字架。这人五官倒也样样齐备，就是生错了地方。一双眼睛朝下，两个鼻孔朝天；脸块一边胖来一边瘦，嘴巴歪到一边。这传教士便是福音堂的司铎，汉口英国两湖主教蒙巴托夫派来昭州的特使蓝怀德。这蓝怀德本是昭州城中的一名地痞无赖，四年前与张寡妇私通，合谋杀了亲夫。其时，英国传教士蒙巴托夫来到昭州，在城内租佃民房修建教堂，并创办医院，用麻醉和欺骗手段，引诱群众入教。但事经半年，入教者仍然寥寥无几。蒙巴托夫暗生毒计，只是找不到帮凶。这时恰巧蓝怀德奸杀事发，因畏惧民愤，只身逃进教堂。蒙巴托夫见他是个奸佞之徒，便介绍他入了耶稣教，用教会的势力将他庇护起来。蓝怀德感恩不尽，拜倒在蒙巴托夫脚下，死心踏地充当帝国主义者的走狗。蒙巴托夫授意蓝怀德及其情妇张寡妇和另两名心腹暗暗在城内水井中施放一种慢性毒药，使全城上千人中毒染病。当年慕容楚楚患病便是饮水

中毒所致。这种病旬日之间便遍布城乡，死人日多，人心惶惶，朝不保夕。这时，蒙巴托夫又假充慈善，以教堂的名义为患病者诊治，布药施医，收卖民心，果然有不少人上当入教。蓝怀德因放毒有功，被蒙巴托夫提升为福音堂的副掌教士。他凭借教会特权，无恶不作，一次在强奸一名乡村少女时，被群众发觉。群众盛怒之下，将其痛殴，他逃回教堂。群众向蒙巴托夫要人，蒙巴托夫假装震怒，将蓝怀德交官府治罪。背地里又对官府施加压力。昭州知府畏洋人如虎，便秘密将蓝怀德护送出境。不久，蒙巴托夫提升为两湖主教，调到汉口。蓝怀德闻讯，也赶到了那里。他极尽奴颜婢膝，献媚取宠之能事，狐假虎威，欺压百姓，深受蒙巴托夫赏识，被提升当了司铎。他此次来昭州，是负有特殊使命的。

且说此时蓝怀德正要宽衣与张寡妇行欢，突然响起了敲门声，两人一惊，连忙分开，蓝怀德更是吓得浑身筛糠，茫然无计。张寡妇说：“别慌，跟我来！”忙将他带到内室，藏于大衣柜内，然后将柜门关上，这才走去开门。她隔着门板问道：“谁呀？”门外传来一个青年男子的声音：“是我。”张寡妇满腹狐疑，将门打开，外面进来一个英俊男子，这不是慕容家的姑老爷，楚楚的未婚夫安如山吗？他来干什么？莫非……心中一阵惊恐，但马上装得若无其事，满脸堆笑，说道：“啊哟，原来是安公子，快请屋坐，进屋坐。”安如山跨进门来，并不落座，目光朝四下一看，见这屋子内外两间，是旧式的民房，虽然古老简陋，但收拾得倒还干净。房中的方桌上，摆着几样酒菜，两副杯筷，心中正疑。只听张寡妇问道：“公子深夜到此，有何贵干？”安如山道：“本不该深夜打扰。只因我家慕容姑娘突然失踪，事

与朱四有关，特来问问大嫂，可曾见到朱四？”那张寡妇说道：“没有呀？这两天我有点不舒服，连门都未出。”安如山道：“请你仔细想想，真的没有见到？”张寡妇脸一沉，变色道：“公子说话好没道理，那朱四是我什么人？你要找他，偏要到我这清白的寡妇家里来找？！”安如山单刀直入：“今天上午，朱四赶马车送慕容姑娘出城，有人看见你将朱四叫走了，可有此事？”张寡妇一听，“哇”地一声哭了起来，边哭边骂：“哪个天杀的又在嚼我的牙巴骨！我几时叫走了朱四？我叫走朱四干什么？你今天非要把那烂舌头的交出来，老娘斫他的脑壳！”说罢又呜呜嚎哭起来。安如山见她这副模样，心中想道：这女人若是承认叫走了朱四，尚可释疑，现在她一口咬定没有见到朱四，其中必定有鬼！他不动声色，缓缓站起，猛然怒视张寡妇，厉声道：“快说，你家还有什么人？”张寡妇一听，惊得连哭也忘记了，尖叫道：

“我一个寡妇人家，哪里还有什么人？你怎么污人清白，欺侮一个寡妇？”安如山冷笑一声，指着桌上的两副杯筷，大声道：“家中既然只有你一人，为何这桌上有两副筷？这杯中酒尚温，人到哪里去了？”张寡妇脸唰地白了，随即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惨然道：“公子哪里知道，今天乃是亡夫的殁日，每到这天，我总要略备薄酒，做几样他平常最喜欢吃的菜，摆上他的杯筷，就当是亡夫仍然坐在我的对面一样。”说罢又低低的哭泣起来。安如山暗想：这女人真不愧风月场中老手，果能随机应变，狡诘异常，也就不露声色，面带笑意，一字字缓缓道：“难得嫂子如此贞洁，这样说来，是我错怪了，在下告辞。”说罢，转身出了张家。

张寡妇见自己略施小计，便将安如山支走了，心中暗暗